



# 紀念慈航老法師

## 念生

當我展開菩提樹十八期第一頁的社論，關於出席第二次世佛會的人選問題，強調主張請慈航老法師擔任團長，我認為是入地相宜的建議，值得加以擁護。可是翻到最末一頁，附帶一張號外，寫着慈老已於五月六日下午九時圓寂，這是世事無常的真實證據，以慈老的德行感召，誠與不識，應該同致哀悼。從前我佛入滅，諸大弟子，未斷結者，悲淚雨下，已斷結者，但念無常。我們雖未斷結，但是念到無常二字，也就無所用其哀悼。所以我這個題目，只寫紀念二字，不寫追悼悲哀字樣。我們凡夫，談不到太上忘情，然而應該向這一方面努力的。

我與慈老，雖然是素昧生平，但在我是聞名已久，在慈老也有一段文字因緣。記得我在覺生第九期，提倡編印藏經，慈老在第十一期，寫稿響應，並提出種種詳密辦法，對於這一問題，可以說是聲應氣求。慈老不僅是理論家而且是實行家，在關房裏，已每天編寫藏經目錄。據治喪委員會發表圓寂經過，直到最後病發，尙將已成的部份藏經目錄原稿，從容再三整理，納之屜中，觀其表情，對此未完工作，依示遺憾，可見這事是慈老最後精神所寄。假設住世稍久，目錄全部完成，以慈老的德望，不難號召印行，成我國二百年來未有的佛教聖業。（由雍正年龍藏刻版起算）今天慈老的弟子與信徒，爲了紀念慈老，完成遺志。應該根據他老原意，廣延通家，將全藏目錄，迅速完成，並且實行付印，才不愧爲有義意的紀念。有人說：「你們佛教信徒，既把編印藏經，看得那們了不起。專憑慈老實行編寫目錄這一點來說，就不會半途而廢。試問慈老的壽命修短，是他自己作主，是另有有力方面作主。若是由他自己作主，他雖以未完工作爲遺憾，而無法延長壽命，佛法又有何用？若另有有力方面作主，這個有力方面，居然敢阻礙編印藏經的聖業，更證明了佛法的沒有價值了。」我說「你講的還不透澈，不如乾脆一點說釋迦佛既發願度盡衆生，竟未能延長壽命永久住世，而於八十示滅；也未能使一切衆生，無條件的成佛，而仍要千苦的修行；足以證明佛法毫無可取。」現在不懂佛的人，很多懷着這種錯誤思想。我在人生第十二期，曾略加解說，人微言輕，不見得有幾個人加以注意。現在再來引伸一下：佛所說法，只是對於萬事萬物當然現象的認識與處理。有一句習慣用語，是「因緣生法」。佛法不能離開因緣而憑空創造使爲善獲罪，行惡得福。換言之，只能指示我們最有效的辦法，而不能給予我們無條件的收獲。所謂度盡衆生，以無盡的大行，合無盡的大願，不指一期壽命而言。諸佛菩薩，隨時化身，而每一次化身終了，必定是所應度者，皆已度訖。若照外行的看法，大地芸芸衆生，誰是不

應度的呢？須知道應度不應度，不由度者決定，而由被度者決定。未種受度之因，自無得度之果。應後度的，不能移前，應遲度的，不能提早。少數神通作用，出於例外。諸佛菩薩的化身，惟以度生爲主，應度者已度，則化身自無存在的必要，慈老的圓寂，可以准此類推。又有人說：「那末他何必編這個不能寫完的藏經目錄，又何必因其未完而有遺憾呢？」我說：這都是示現作用，假設我們現在繼續努力，完成慈老的遺志，則慈老的手發端及表示遺憾，都有其作用可言。即或我們不能繼續努力，完成慈老的遺志，將來另有其人受慈老行事的感召而努力完成，則慈老的發端與遺憾，也都有其作用可言。用不着藏經印成，度人無量，才算功德。即慈老將來許多人得度與度人之因，展轉相生，無窮無盡。

以上是我對於慈老編寫藏經目錄的最高看法，就是看得慈老與諸佛菩薩無異。爲什麼看得這樣高呢？佛法是不可以作人情的，而且我與慈老，素無一面，也沒有曲說恭維的必要。我應該舉出理論根據，以供大家討論。雖然我於慈老生平事蹟，不甚詳知，但由治喪委員會所印發的簡略書面，已可作爲理論根據而有餘。慈老遺囑附有四句偈，寫着「空手而來。空手而去，來來去去，永無休歇。」這正是諸佛菩薩度衆生的作略。有人說：「看過幾句佛經的人，誰不會說這門面話？」我說：只說不算。須拿出事實。朱時英居士向我說：慈老示寂之夕，某老居士在臺北市夢見慈老話別。謂將往湖南衡山。這真是「來來去去，永無休歇。」不可把這八個字，看容易了！由最低說起，凡夫輪迴六道，也是一來來去去，永無休歇。但是與諸佛菩薩比較，前者是不自由的來去無休，後者是自由的來去無休。諸佛菩薩與衆生的不同，只在自由與不自由一點。現在時代潮流，多數人喜歡自由二字，像諸佛菩薩的造詣，才是將自由二字，貫澈到底。在這個不自由與自由之間，不但敢作惡業，隨業流轉的失去自由；即精修善業，我相未空的，所得到的自由也極有限度，甚至不成其爲自由；如五祖戒和尚轉世爲蘇東坡，青草堂和尚轉世爲魯魯公，諸國師轉世爲宋徽宗，都是未得到澈底自由。那末怎樣能達到澈底自由呢？金剛經說：「菩薩所作福德，不應貪著，是故說不受福德。」慈老所說「空手而來，空手而去」，即是不受福德的詮釋。唯其如此，才能「來來去去，永無休歇」。有人說：「既然是有了澈底自由，爲什麼來去忙碌，永無休歇呢？」我說：大修行人，兩個目標，只是一件事情。其名爲上行佛道，下度衆生。行佛道，才能度衆生；度衆生，即是行佛道。非度衆生不能行佛道。非行佛道不能度衆生。度衆生出生死流，行佛道得究竟地，二而實一。所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。法華經云：「惟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。」至於你看他是忙碌，其實正在安閒。我們凡夫境界，動則不靜，靜則不動。諸佛菩薩

動靜一如。華嚴經云：「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衆生前，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恒處此菩提座。」第四句最為要緊，同於畫龍點睛。慈老雖未到這個境界，我認爲他或者可以分證（部分證得）。我們看他忙碌不停，他正是自在無爲。這名爲無作妙用，雖很微妙，但是不難意會的。由於慈老的言論，確具法身般若解脫之德，不必專由神通證明。但神通的自然表現，也未可一筆抹煞。臨終示夢一點乃其小者。按照遺囑，三年開缸，倘有全身的可能。在臺灣這個地方，當此炎夏季節，由世俗理論上說，這是沒有可能的事。遺囑雖未作肯定預示，但將來如竟實現，即與歷代諸大祖師無異，可以啓發無量男女的信心。即或不然，也無所損，在這個天氣，三月入缸，面色如生，已是不可思議了。

其次我們再談慈老的言論：關於這一點，可惜我所見的甚少，並且有許多顯而易見是方便之談，不是基本之論。現在除了最後四句偈，再找可以代表全部思想的作品，我認爲刻碑留念的遺訓，乃是慈老最注意的真語實語，可以永垂模範。現在我對於這十六句遺訓，就個人的意見，大概加以解釋：全文分爲兩段，前段是一奉勸一切徒衆，時時反省爲要，每日動念行爲，檢點功過多少。只要自覺心安，東西南北都好，如有一人未度，切莫自己逃了。這一段又可分爲前四句與後四句。前四句只說反省功過，乃是極普通的事。凡是希望一件事作得成功，都必須有這種精神。甚至如共產黨的積惡不悛，也講反省功過。不過共產黨的功過，建築在利害之上，聖賢的功過，建築在是非之上。共產黨說：「利害即是是非」，這話也可通用於聖賢方面，所不同的是，聖賢是絕對的是非，適合澈底的利害，共產黨是短視的利害，淆亂真正的是非。這應該由什麼地方分辨呢？遺訓的下一句，便給以明確界限，是「只要自己心安」，如孟子所說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，都是自己心安的事；共產黨所行，屠殺掠奪都是自己心安不安的事。有人說：「共產黨認爲惟有這樣作，才能達成自己的慾望與享受，爲什麼說是自己心安呢？」我說：心安是沒有物質條件而自然的安，乃是人性本善的發現。共產黨是受了物質條件的引誘而強使之安，泯沒了本性之善，如何能算得心安呢？再說一個譬喻，我們見着疾病垂死的人，基於同情心替他救治，乃是沒有物質條件的心安。若是一棒將他打死，檢了他的剩餘財物，就是爲物質條件所驅使。在物質條件掩護之下，勉強說是心安，離開了物質條件，只有感覺不安。前幾天我與一個朋友辯論殺生食肉的道理，他講了許多理由，什麼營養問題拉，經濟問題拉，歸裏包堆，全是由自私自利爲出發點，只能算作心安，不能算作心安。若是由佛教的三世因果來講，身的最後也不能安。遺訓提出心安二字，真是扼要之談。這一句結束了前四句，並引起了下三句。下三句的首句是「東西南北都好」，與上句合起來是只要心安，不拘方所。古人有「此心安處，便是吾鄉」的話，凡夫的心，今日安明日不安，心無定鄉也無定，遺訓所說，是對於近代佛門，偏贊求生西方而發，正是太虛法師的一貫傳承。我在這裏，還要加以解說，既是東西南北都可，當然西方也可，而且求生西方的

人，也沒有心不安的。並且話不止此，遺訓所說心安，不是「對境生心」的心，而是「無入而不自得」的心。若是對境生心的心，則心隨境變，決不會東西南北皆可。所以關於這一點，我們應該自問是否已到無入而不自得的程度？從前提婆達多，因害佛而墮入地獄，自言如第三禪天樂。他的害佛墮獄，只是法身大士的搬演示現，心無不安，境無不順，到了這個程度，自然是東西南北皆可。若是對境生心，則往生西方，仍不失爲穩當辦法。尤其隔陰之迷，若不使佛的接引，更無把握。永明禪師四料簡說：「百劫與千生，沒個人依怙。」是深可注意的。近代大德，有主張往生東方，但西方的特點是不退轉，已有不退轉把握的人可東可西，否則還以生西爲是。慈老遺訓不是爲沒有不退轉把握及不免隔陰之迷的人而說的。至於慈老本人，當然已到了不退轉的地位，而且也沒有隔陰之迷可言。所以無庸求生何方淨土。有人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認爲慈老反對生西，那是不對的。至於下兩句說「如有一人未度，切莫自己逃了。」也有人認爲是對生西，尤其不對。生西的目的，是爲了回入娑婆，普度衆生，不能認爲「自己逃了」。譬如看見許多人墮在水裏，會泗水的人，立刻跳下救援，不會泗水的，回身尋找繩索氣袋，能說尋找繩索氣袋的人是「自己逃了」嗎？反之，不會泗水的人，不去尋找繩索氣袋，而硬充會泗水的人，一躍而下，也被波浪捲去，志雖可嘉，是無補於事的。「那末慈老所說「自己逃了」，指何而言呢？」我說：是指小乘灰身滅智而言，與求生西方者無涉。一人未度的人字，應指一個衆生。衆生超凡入聖，須由人道經過，爲文字的便利，只說一人，而不限于人類，這也是需要說明的。後段是：「法性本來空寂，因果絲毫不少，自作還是自受，誰也替不了。空花水月道場，處處時時建好，望爾廣結佛緣，自度度他宜早。」這一段也可分爲前四句與後四句。前四句的解釋，只需要舉出一個眼前習知的公案。禪宗百丈祖師，見一老人，自言：「從前曾住此山，有人請問：『大修行者，還落因果也無？』」答曰：「不落因果。」因錯答此語，墜野狐身，請師開示。百丈請其舉前話頭，遂問：「大修行者還落因果也無？」答曰：「不昧因果。」老人禮謝，謂：「從此脫野狐身。」明日，百丈集衆送亡僧，衆疑無人病死，至後山用杖挑起一死狐茶毘。那一位誤答轉語的老人，是只知「法性本來空寂」，不知「因果絲毫不少。」遺訓舉此二語，下面普遍解釋，作夢中的佛事，度幻化的衆生，空花水月，不應修行的道理，永明禪師宗鏡錄，說得最為親切。即此可見慈老遺訓，確與古德同一鼻孔出氣。有人說：「就是空花水月，則升沉罪福，終成過去，古人所謂『三塗一報五千劫，再出頭來待幾時』三塗也是幻境，五千非無盡時，何必有所取。」這話說來好聽，不必苦至三塗，長至五千，現在請你納一指於沸湯，刺一針於膚肉，若能處之泰然，許汝高談無取無捨，否則切勿徒唱高調！況幻化的境界，即是眞常的因緣，諸佛的妙覺眞如，無不由幻化修成，遺訓的話，確有顛撲不破的道理。

以上是我對慈老的行事和言語，就所知的一小部份，妄事推論，不但管窺蠡測，而且無異於佛頭著糞。希望深知慈老的老修開士們多多原諒指教！